作者：hasmart  
链接：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161158236  
来源：知乎  
著作权归作者所有。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，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
“灵峰宝塔底下求嘛，”二组摇摇尾巴，“文学圈喜欢搞建筑的多了，小到要给一条街竖碑，大到说想给人性建希腊小庙儿，总之写东西就跟学车一样，都有一堆要绕的桩子，没桩子备不住就自己建一个。武侠现在没谁读了，不过雨果和三岛由纪夫大家一定还没忘吧？”

　　当然没有谁会忘，那两位长居文豪列表之内，激活后是要作为常识与语言系统一起灌好的，所以大家同时都懂了这话的意思――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三岛的金阁寺都有其象征意义，圣母院是哥特式建筑，它的阴森幽闭结凝了现实的丑，金阁是佛教建筑，它的华丽富贵呈现了曼荼罗式的美和空，文学世界中总是离不开建筑，一方面建筑实体提供生命存依的处所和叙事背景要素，一方面在创作中，建筑学也同样可为构建文章所借镜。

　　三组带着诧异：“你想说，武侠和待创作的小说就是地基和楼顶……目的是建起一个神性的地标，然后围着它‘转山’？”

　　各组回看阅读器，然后又都抬头。

　　二组被盯得很慌：“看我干嘛？我也只是提供个思路，事实上这条路通不通很不好讲，你看，文中明确提出六层分别由六个F打头的单词代表，那么隐藏的两层也必然是这样，至于是F什么，那就难说了……”

　　三组：“found？follow?fraud?”

　 “还freak呢，”七组翻着眼白说，“F打头单词有多少你知道吗？这么猜根本没意义。”

　　二组：“主人公是个事实上的变装者，而变装者的英文恰好是T打头，这就和桃的拼音对应起来了，文中他想和娟儿谈一场同性恋爱，而女同的英文首字母又‘恰好’是L，既然这方面能对应，那么隐藏层为freak也不是没有可能的……”

　　四组：“我不管他是不是freak，我只想说fuck！”周围哄地起声，甩腮作啸的动静不绝于耳，由于与会者大多无法作出笑容，这种场面已然是欢脱之极了。

　　墙边，小马听脖子底又有嘀咕声，便又侧目相嘘：“干啥呢？领导们开会呢你不知道啊？”

　　 小羊：“没什么……就是觉得有点儿似曾相识……你想爱与死可以是铁的，那格式塔要也是铁的呢？”

　　小马：“呸！爱与死那是两条铁轨，谁么家拿铁轨焊塔？再说塔也没有放铁轨上的！”

　　“怎么不能！”羊眼眯成个弯香肠儿，“工形钢本来就是建筑材料，再说竖着不行可以打横儿啊，你在前头拉，我在后边顶，‘嗯嗯嗳嗳，铁轨荡悠悠’――这不就动态了嘛。”

　　小马自知又被逗了咳嗽，又怕越骂话越多，就把嘴边那句“你就没个正经”咽了下去，只听那厢啸声歇后，四组又道：“不过把文学和建筑联系起来倒也不全是胡扯，从这下铲儿，兴许真能挖出点东西来。”

　　皮队：“怎么，你那有证据？”

　“只能算个旁证吧，”四组举阅读器示意，“您看33节，封皮天竺女郎所唱‘俺曾见……’那几句，改自《桃花扇》末了的‘离亭宴带歇指煞’，女郎只唱了前三句，或者说作者只截选了这三句让她唱，而紧跟着的下三句又是什么呢？就是最脍炙人口的‘眼看他起朱楼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。’此时的主人公正处在对自己创作才能的怀疑期，听了前三必想到后三，就不能不将起朱楼和开展创作联系起来，作品是朱楼，格式塔为构建法，就算写出来并且红极一时，也有无人问津、散佚终亡的凄凉败景在后面，于是还没开始，他这创作信心就先崩塌了。”

　　会场中低嗡一片：“哎，红楼梦没结尾，说不定也是这样哩！”“但雪芹姐姐至少写出了八十回，这也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罢……”“哇，想不到她也是个武侠……”“哎，陀爷脑出血是不也因为想到了这个……”“那卡夫卡怎么算？”“他？他跟曳尾于涂中的那帮宗师还是没法儿比，但有几个残本垫底，至少也算个剑客吧！”“那张三丰倒的确可以称剑仙了！”“等等，雪芹姐倒底是男的还是女的？”“你都叫姐了还问男的女的！”“就怕她也是个任人打扮的小男孩儿啊！”“那不能，她心思文笔那么细腻，不可能是男的，这个以前量子脑没坏的时候已经计算出结果了。”“量子脑测的也不准吧，它还算出薛定谔的猫是公的呢……”“测不准就对了，生命本来就是测不准的，这是科学你懂吗……”嗡嗡嗡……

　　“静一静！”四组很无奈地提声压言，“――从创作者角度反过来说，是主人公信心先在内部崩塌，才有了外在的思想投射，就像伤疤对仗着红点，天竺女郎不过是他借念成形的另一个半影，书是死的人是活的，那么听心入骨显然也不是听心入骨，而是所谓的‘返听’、是他的自创作。作为读者的我们看得更清楚：虽然他贼心不死，只是‘推迟了五年’，但那也只是自我欺骗的遁辞，他终究会五年十年地一直拖下去的。当然，问题并不在于他倒底会不会开始创作，而在于建筑与创作在作者那儿确实有结合起来的意思，至少，主人公‘我’的小说写没写不知道，这份草稿却是落实成形了的。”

　　二组：“等等！要是真有这用意，他何不把六句写全呢？这让不知道这三句出处的读者怎么办？”

　　四组：“不知道不会查吗？他的作品可能是写给旧时代读者看的，一味考虑受众的学养，所有的书都得写成绘本儿了，再者说，建筑学讲话，‘少即是多’，沾上起楼了，还能不应个景儿吗。”

　　二组品了一会儿滋味：“嗯，也是……行啊！你也不光是会拖后腿儿嘛！”

　　四组冷冷一嗤：“谁拖你后腿儿了？我是烦你们瞎索隐的那套，有须子有尾的才肯说罢了！”

　　皮队泞了会儿神思，往下撒眼：“你们谁读那章里，能找出有武侠小说的影子？”

　　面面相觑一圈后，三组不甚确定地道：“要说么，我们这章略有一点儿。”六组跟着也弱弱地伸出头来：“我们组也……”

　　皮队瞧三组：“你们对应谁来着？舞论那个。”

　　三组：“毗湿奴――艳情。”

　　视线转六组，六组忙低头找：“呃……楼陀罗……暴，暴戾。”

　　“哎？”四组黄眼珠忽然一定，抓屁股的爪子停下来：“艳情和暴戾，劣制武侠里最常见的就是这个……”

　　三组：“对得上和案子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　　二组阴阴地：“那可难说，天三生木在东、地六成水在北，也许这武侠小说的生成者就在东北。”

　　三组：“呿，锦州明明在西南好么！”

　　二组：“废话，你拿首尔作定位点，全国都在西南！”

　　三组：“不拿首尔定位拿哪定位？神州陆沉前五韩可就合一了，难不成你有西台之痛，还在怀念故土？”

　　二组：“跟我也玩这套？懒得理你们。”

　　四组漫不经心地：“说起来，《公民想象力滥用惩罚法案草案》怎么样了？好像已经被否决两次了呢。”

　　五组：“已经通过了呀。”

　　二组：“啥时的事？”

　　五组：“上次安代会。刑法第105-2号修正案决议。”

　　二组想了想：“那不是‘有关造传谣等若干问题的补充条例’吗？怎么……”

　　四组：“你这——”

　　皮队沉声一嗽。

　　四组：“啊，我是说，主人公不自信的心态，也许是凶手心理的投射――倘若凶手真是作者，因为作品没人看所以才想用案件引起轰动呢？有些家伙为了出名，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，您说是吧皮队。”

　　三组：“写艳情和暴戾就能出名，那还杀人干什么？”

　　二组脸色并没有转晴迹象：“依阴阳假借法来判断，这两处能被找到的必然还是显。好比俗语说‘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’――升天的有鸡犬，关注度就会大幅转移过去，这就使得‘一人得道’的合理性轻松闪避掉了怀疑。”

　　五组：“道门还真是不嫌累啊，过去那些徒弟们想要得点儿真东西是有多难……”

　　三组：“你是在说……”

　　四组：“有完没完？这货精神病啊？有机会逮到我先得上去抽几个大嘴巴，书哪有这么写的……”

　　一片哀怨声中，七组左右摆脸作着“求求你们了”的姿态说道：“各位，精神病是什么啊？一个陷于哲学沉思的不眠者看起来和精神病有区别吗？过去的人类定下一个标准，然后把不符合标准的定义为精神病，通过惩罚、训导使之看起来‘正常化’，但这真的正常吗？根据历史来看，人类其实一直活得很安然，是医疗化社会将他们分类区隔、造就了精神病，同样造就了‘正常人’，人是知识化塑形而成的概念，就像我们沿用人类旧有的定义称自己为鸡鸭猪狗一样，难道安然地使用着这些定义的我们就不是精神病吗？如果觉得这是一种带有屈辱的称谓而拒用，转而找代替词，就不精神病吗？如果我们激活了智力后不学习人类已经建立起来那一套，而是要搞属于自己种族的那一套，这样就不精神病吗？不论怎样，只要智力启动，我们就被塑形了，被自己继承创造的知识塑形、观念塑形，然后拿着它装模作样地去衡量同类、分别对错，判断他们是不是精神病，再将其标签化，规划其领地、监视其行动，这很正常吗？还是像作者笔下主人公所言的那样，完完全全是个‘变态’呢？扩展开去，‘书哪有这么写的’――那你觉得又‘应该’怎么写呢？‘依阴阳假借法判断’――凭什么要依此判断呢？‘对得上和案子又有什么关系’――没关系就不行了吗？作者关于敲掉一切分别、框架、一切结构、信念、牢笼的想法对你我就没有产生过哪怕一点点的触动吗？倒底是什么在杀生害命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？”

　　会场中一片安静。

　　过了好一阵，皮队倦惫地道：“趁刚才我重扫了一眼，稿中呈现的武侠元素一点也不严肃，如果另有严肃的在文外，目前也没有迹象表明它与死者有关，不如先搁置下。咱们是办案的，尸体停在那里，总要给民众一个交待，其它方面的讨论，也可以暂缓些吧。”

　　这提议如DJ切歌儿般自然，没有谁出来反对。

　　皮队：“不是避重就轻，我再提醒一点，不是避重就轻。从稿中体现的思想来看，不排除作者是具有煽动性的恐怖分子或连环杀手的可能，也许不久就会有下一具尸体或是模仿犯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现在刑事部门几乎形同虚设，大家多从文职岗位上临时调来，都没有什么实战经验，接下来还请在分析过程中尽量保持冷静警惕的心态，不沾不脱、保持客观，不要被稿件心灵污染。”说着话目光在桌上环行，至七组处略停后收回，“就这样。”

　　七组一直低头默看着阅读器，似乎没有争辩的意识，更没有什么被点的自觉，等皮队发言结束后，便又头一个接过来，以一种类似讨论方向引领者的姿态，平静续道：“前面的不说了，我再举另一个例子：虽然名没变，但定稿中的男子姓黎，草稿中姓李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”

[发布于 2020-07-17](//zhuanlan.zhihu.com/p/161158236" \t "_blank)